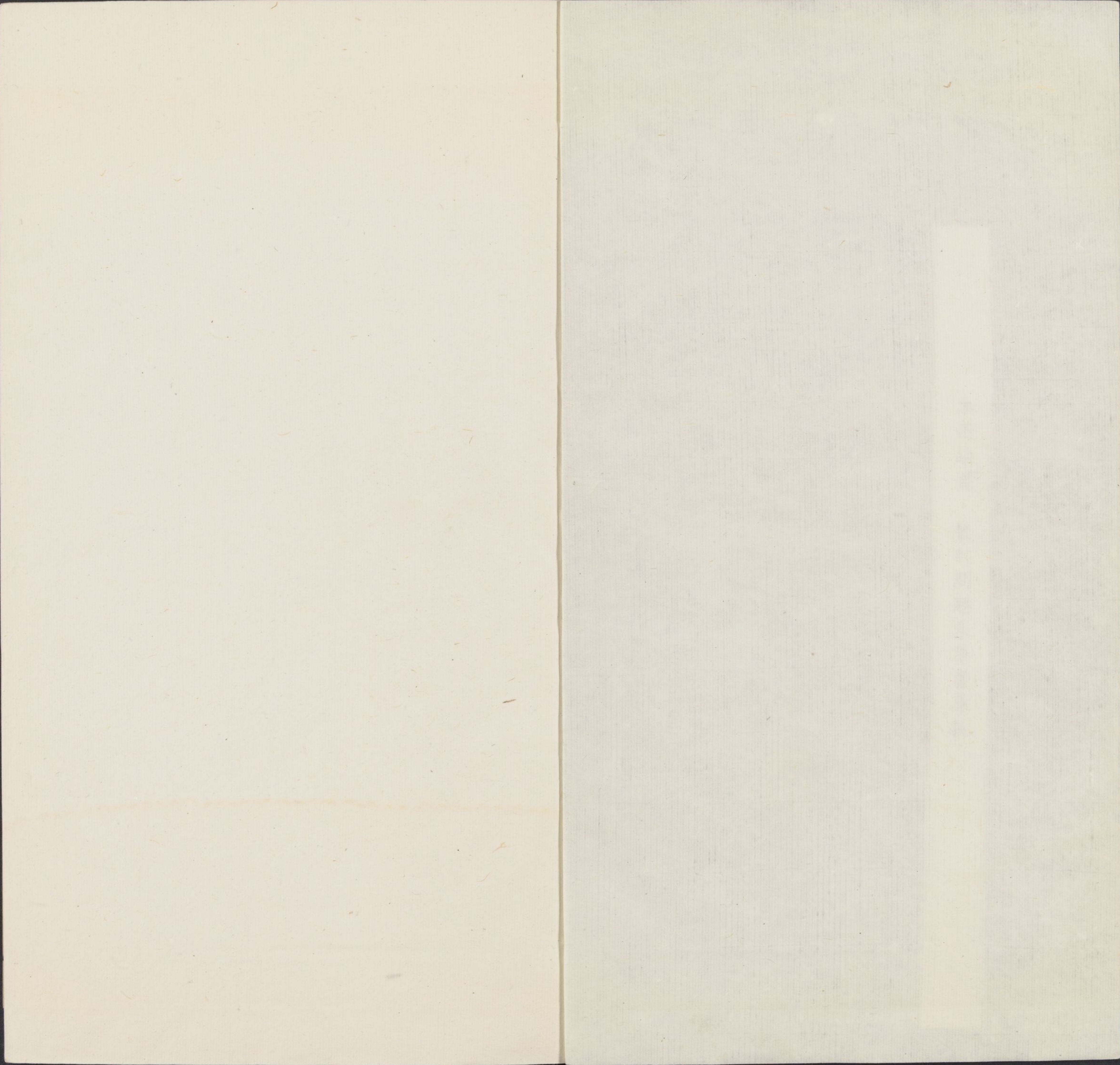


T 3205/1129.83

16

本冊缺頁、裝訂問題系原書原貌



鎮科則相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比例請減假
使蘇松重賦或一官曾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
一歲偶完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臣亦不
敢請也臣查康熙八年以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

七十萬大半欠在蘇松卽邇來撫臣與臣殫力勸輸
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不及一分而以他屬
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亦能完至
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斷難清節年造報

恩詔赦免冊

上諭停徵冊本折民欠可稽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

縣錢糧完至七八分卽爲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

天儲地丁分厘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叅罰隨之矣小

民之膏血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那墊以塞

責一時此盈而彼缺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收支反混

徒有虛額無實濟積年懸項仍奉

皇恩赦蠲與其赦免於民力旣窮之後孰若早沛

恩綸培養斯民爲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頒

上諭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舊怨或一處錢糧徵

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此等情由爾部

詳議察奏煌煌恩詔昭布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

爲故明仇怨所加者臣細查江蘇賦稅源流禹貢揚

州厥田下下唐天寶後財賦始增宋保祐景定間蘇

郡苗米額至三十萬松郡苗米額至二十七萬元始

祖時悉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

餘斤秋糧八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一十五

萬餘石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爲官田故蘇州特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共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一自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額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官田準民田起科蘇松減額糧八十餘萬石從撫臣周忱之請也當是時蘇

州逋賦七百九十萬松江逋亦甚多忱與知府况鐘曲算奏減之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尚未盡除繼此因漕運解脚遞增耗米沿爲正糧併入平米額內不分正耗至萬歷時代有增加臣考蘇松舊志及從信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革甚詳我

皇朝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科平米二百四十五萬歲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餘石折色銀一百二十七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徵本色米豆四十三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歷年間定賦而萬歷年間之賦額比宋已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瑞袁等屬故明所加浮糧已奉

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司莊應會條陳磨對舊額賜予豁免則蘇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議允行臣等條議剴切具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松財賦天下軍需所係難以議減叠經諸臣條請何

敢再行瀆奏但臣迫切仰籲

皇恩者以臣身在地方三載設法催科未能如額實因民間尾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于軍需况臣今所請量減亦僅指催徵不得之虛數於歲入無損於民困大甦恭逢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衰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億萬生靈沉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謹就今日萬難

足額者而言每年約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荒坍公占者居其一浮糧難完者居其二若止得荒坍公

占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稅仍舊難
 完今荒坍公占田地除臣另疏奏請勘豁外其浮糧
 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即以此二十餘萬將蘇
 松田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
 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
 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
 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是合算蘇松二
 屬田糧本折酌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倣在
 朝廷減其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

國計未虧在百姓寬其所萬難措辦之徵實惠普沾
 而正供自力則考成可期全完而那移之弊從此杜
 絕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二十

江蘇

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重於天下蘇松財賦獨重於江南
 人人所共知也因額重而逋賦難清因積欠而民生
 日困又人人所共知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
 使入覲時遵

旨陳言恭具蘇松浮糧萬難完額等事一疏上奏其中備陳歷代增加賦稅原委及故明仇怨重徵江西恩豁有例縷悉情事叩請酌減久達

御前未蒙

俞旨時值軍興需餉孔亟今八載不敢續陳伏思我皇上加恩於江南百姓蠲減賑恤屢邀特旨倍極優渥而江南百姓之急公報效較之往昔亦有大可嘉尚者遡自康熙元年以前錢糧蘇松民欠每年實有十分二三卽康熙十年至十三年難完數已及九分

然而存留錢糧未經裁充兵餉設法先充起運而緩存留是止算起運之未完不及一分而合算起存仍有一二分逋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來存留錢糧盡裁充餉而完額亦至九分以外是向之稍寬於存留者今則急公並輸矣比之往時考成起運正數完足十分而有餘矣况疊遭水旱之時乎又且官宦加徵士庶捐例無一不出在耕絀中逆賊吳三桂反叛之後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源不

匱此無他赤子之寸誠感戴我
皇上深恩仰體我

皇上焦勞恨不同心滅賊故不自計其家之有無互
相鼓舞多方典醫竭蹶輸將耳但存此不及一分之
民欠即日加敲朴斷斷難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更
非官之不設法也實因糧額過浮法無可設法無可
盡也今四海蕩平車書一統向之盡力以報君恩者
切望九重之濺澤今之寬仁以培國脉者實在萬姓
之休養臣 荷蒙

皇上使過之仁不加斥逐仍賜降級調用去位之臣
安敢復言民事但念人臣去國義不忘

君受恩深重覩茲久困民生今正甦息養元之日臣
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臣 非市恩於謝職之日實為寬息此民所以報

君也臣 計蘇州賦額平米三百六十六萬有奇臣 原

疏奏請酌減浮糧二十餘萬如上則三斗至四斗外
者每石減一斗中則二斗外者每石減七升下則二
斗以內者每石減五升其一斗以內之科則不減在

國家正課原止減其必不能完之虛數在兩郡萬民
 共得紓其萬難措辦之催徵若照江西布政使莊應
 會請瑞袁二屬浮糧減額臣之所請更少也至於民
 困情狀臣經屢奏浮糧緣由載臣前疏俱不敢瑣陳
臣不職不能為

皇上養斯民於樂利惟慶太平有象冀伸此愚忱奠
 安邦本萬年耳伏乞

皇上矜原俯鑒蘇松小民急公有效積苦宜甦
 特賜准臣原疏

勅部議復行新撫臣核定二府田科則酌減數目迨
 冊請

旨施行

請蠲緩壓欠疏

江南 湯 斌
 巡撫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受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
 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
 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漕免丁帶

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黃童白叟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獨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並徵民力猶恐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

爲陳情者殆無虛日臣以國課關係重大

隆恩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皇皇哀求不已旣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臣何敢妄

有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實爲苦累臣不

爲奏陳是爲溺職上負

聖恩矣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

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灾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卽爲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

條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卽是未完漕項
之民今計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
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
一限假使每日輸比一年則十日僅三日空閒而七
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
途匍匐公庭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
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
某年之欠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天和
亦所必至也

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旣不忍使疾苦
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爲之寬假誠恐
民之積欠已多剜補無術惟有拚此皮骨以捱徵比
官知遞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拚一降革以圖卸擔
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
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爲民
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
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
舊之弊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

元利興志 卷三十二 三十一
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俯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

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

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

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多版荒

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

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倘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

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

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忱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

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請蠲蘇松浮賦疏

康熙二十四年

湯斌

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

撫茲土見錢糧屢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嘗欠

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爲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卽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期全完在民旣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旣感

皇恩又忱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於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請蠲蘇松浮賦疏

康熙二十四年

湯斌

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錢糧屢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嘗欠

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爲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卽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

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追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欸或以

新糧而抵舊欠參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欸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旣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宏敷大賚每一

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旣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

蒙

聖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纍纍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鑾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爲生逢堯舜之

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

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傳集廷議將蘇松錢

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之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朝之苛政乎我

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

宸謨遠算總自

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請減蘇松浮糧奏

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摺奏欽惟我

皇上念切蒼生勤求民隱惜閭閻之疾苦咨稼穡之艱難賑濟蠲除有加無已賜租減賦動盈數千百萬

德洋澤溥凡海隅日出之所無不被霑浩蕩仁心實政誠亘古史冊所未有也臣等伏查蘇松田稅宋時每畝輸賦一斗元時水田不過五升明太祖因蘇民爲張士誠固守不降盡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蘇州一府秋糧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時民田仍照元時之額歲輸僅十五萬石餘皆徵之官田松江官田畧少秋糧亦至一百三十餘萬石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淩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田地等四萬八百餘頃以宋時均稅一斗合算蘇州正額祇應一百四十萬餘石乃加增二百六十四萬餘石幾二倍於原額矣至宣德時以蘇松官田租額太重遞減二分三分蘇松二府減七十餘萬石巡撫周忱定均耗之法以官田稅額攤派民田每畝稅額少者一斗九升多者三斗六七升不等其後以二府額糧太多地產米石不敷始於平米內改徵條折此地丁等項折銀所由始也嘉靖時增江浙賦稅百二十萬蘇松又在加增之內嗣後東南被倭又有額外提編

之加萬歷時又每畝加增九厘後於九厘外再加三厘自宣德遞減之後嘉靖萬歷時復遞增浮額三十餘萬于是二府之民終明之世困於重賦我朝平定海內悉除前明苛政各省賦稅凡嘉靖以後加增者槩行蠲免

洪恩浩蕩萬民樂業惟蘇松二府明代屢增之額因未經詳晰奏請至今仍舊伏查蘇州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四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歲徵額米歷年以來民間輸納完者居多且天庾正供兵食攸關無庸請減惟額徵地丁銀項每至次年奏銷之期蘇州一府民欠必至三十餘萬兩松江一府民欠必至十五六萬兩積累數年動至三四百萬幸遇

九利縣志 卷三十三
聖朝特施曠典蠲免宿逋至數百萬而數年之內糧
戶日受追比之苦地方官亦因承追而罷去者多矣
此雖有額徵之名而無徵收之實也我

皇上心周蔀屋洞照萬里雍正二年江西南昌府屬
明初加增浮糧已蒙

恩旨酌減寬免今蘇松浮糧事同一體但從來加浮
之額爲數太多

國家經費浩繁理難照減查蘇州地丁銀一百二十
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地丁銀六十七萬四千餘兩或

應酌減幾分臣等不敢擅擬仰候

皇上欽定此實出自

聖主曠代特恩非蘇松二府臣民所敢冀望倘蒙

俞允伏祈

勅下江南督撫布政司將所減銀兩作何分減之處
秉公均派無少偏枯則二府十二州縣百萬黎元之
子子孫孫咸永戴高天厚地於千萬世矣臣等謹將

蘇松二府每年實徵地丁等項銀兩數目漕白等項
米石數目并自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民欠地

丁錢糧數目開單呈

覽爲此謹奏請

旨

減額蠲荒議畧

康熙十一年

江蘇布政司

慕天顏

爲地方之敝壞日甚等事奉憲行開准吏部咨開通查所屬地方從無陞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確察作何調劑不致枉棄人材緣由到司本司遵奉憲檄採集屬郡之議直陳其重大切要者二端一則曰錢糧額重征輸難完夫江南賦重甲於天下而蘇松二府

尤甚焉計其額糧不惟較他省輕重懸殊卽較接壤之常鎮亦已倍而有餘考其由來明初以張士誠踞蘇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順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常鎮之田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獨有浮糧重額在明朝雖已屢減猶每畝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一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租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而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歲凶則顆粒無

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富者貧貧者逃亡小民膏血無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無可如何且額徵之課奉撥緊餉完解稍遲卽應譴責席不暇暖已造交盤故削職者迨無虛歲而逋賦者終成逝波今通計蘇松二府自元年起至九年止按民欠未完存錢糧凡十二萬有奇司府之催解已筆秃而唇焦州縣之敲追至血飛而肉爛官徒削籍餉竟虛懸此實因賦重以致敝壞而枉棄人材也一則曰坍荒田地缺額無補夫三吳州縣有地處極高遇旱則無

水可肩者有地處極低遇潦則連河漂沒者如此磽瘠之區全籍雨暘時若庶幾可望薄收否則終歲勤動無顆粒之登然而皇恩猶可拯援良吏猶能補救若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經請豁累民包賠其苦實甚焉沿江沿海州縣如太倉嘉定常熟上海等處怒潮衝擊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傾頽片刻能消數頃始也坍去猶少攤賠已屬難支繼而日削月深逋賦漸多逃絕無田無主縣官向誰征索其不束手掛愆豈可得乎至板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區佃戶

元利鼎志 卷三十三
拋逃業主故絕相沿數十載一望不毛即使廣爲招募給以牛種土堅如石葦根盤結難於犁鋤况地絕水源栽種之後仍無灌溉斷難開墾陞科者此坍荒之害額糧何從措辦此外則又有公占之處公占者馬路橋梁烽墩土堡營房等類是也太倉常熟崑山嘉定上海等州縣俱有公占田畝及長洲丹陽武進無錫逼近官塘去處又有馬踏荒田

國家爲封疆之計立堡設墩修築馬路無非保護斯民但沿海各省遷截界外田糧例俱蠲豁此雖非遷截者比然地已爲

朝廷公用貧民且悲失業豈堪又苦賠糧不知當日有司何不申請豁除痼害一至於此今通計蘇松常鎮坍江坍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錢糧不下數十萬在有司卽入面長材未有不力竭計窮蒙冤削職實爲此荒缺以致地方敝壞而枉棄人才也夫額賦之繁重如此荒糧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時州縣有司完及八分者卽得報最故猶聞有陞任之官卽我朝功令綦嚴徵解錢糧必期十分完足而

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議今則未完一分以下者州縣罰俸一年司府罰俸半年俱停陞轉夫各州縣額徵起存地丁雖多寡不等分厘俱關考成即使賦非重額田無荒廢而巨萬金錢豈能零星尾欠槩以嚴法繩之惟有坐受叅處然就州縣而言之猶或有勉完及額者至於知府管轄各屬此縣即已報完彼縣又或掛欠此項偶或無欠他項又仍未完參差不齊勢所必有而統計其管轄應完之數稍欠分厘即列住俸之條似非鼓舞激勸之道如蘇

松常鎮四府無一歲能全完無一歲不叅罰者矣藩司統轄歲額三百五十餘萬蘇松等處四郡錢糧最繁鎮或完而常不完常鎮或完而蘇松不完總計歲額即使竭蹶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九分以外若概以他省錢糧易完之藩司一例奏考自不免掛名叅罰矣爲今日計請憲臺特賜具題亟爲調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蘇松二郡額賦量爲酌減即不能如他省之輕亦得照常鎮科則一體分別徵輸則民力稍寬一分國課總收實效而民困可甦

矣。冊海冊江板荒公占田地見在遴員詣各屬州縣逐一踏勘造冊呈憲達部請賜豁除賦糧其板田荒地有尚堪招募開墾者力能設法勸輸墾種許以五年後陞科有司仍准紀錄則虛糧既豁款項亦減無包賠掛欠之憂矣其考成則例卽不敢過望寬息請照世祖章皇帝舊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議則司府多方督徵長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猶不能整頓精神以樹尺寸之效者此庸鈍不肖之才又何有枉棄之嗟也

覆詳節畧

慕天顏

看得蘇松兩郡土田在禹貢昔稱下下賦額原未浩繁自唐天寶而後東南賦額始增然亦不至重困繼此以降蘇州府糧額宋寶祐年間苗米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增至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松江府糧額宋景定間苗米加徵一十五萬八千二百石并紹熙間舊額共二十七萬五百一十六石元延祐中蘇州額賦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賚鈔二千二百錠松江府夏秋二稅六

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又加九萬一千九百餘石共七十四萬五千餘石此宋元二朝之往額載在志籍者也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二升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地方之附逆乃取諸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故蘇州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至十四年春命戶部減其額凡一畝科七斗五斗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

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建文二年詔減江浙租賦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民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永樂間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又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令嘉湖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至

元利縣志 卷三十三
四三
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侍郎周忱之言也按周文襄本傳稱是時蘇州額糧二百九十餘萬石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遂逋額七百九十一萬餘石忱乃與知府况鍾曲算奏減八十餘萬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今未盡除凡此沿革舊額蘇松志從信錄紀載甚詳也自後田賦相沿宏治以迨萬歷年間雖曾丈量復定賦稅大約有增無損民困日深則是蘇松浮糧周文襄雖已奏減而困累尙多寧不有待於我皇上堯舜之再生宏施浩蕩者乎今按

本朝賦役全書蘇州實在田地九萬五千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實熟平米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派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八千三百五石零稅徭折色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兩零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四頃八十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石零派徵本色米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一石零照宋多增七倍照元多增三倍二郡民生積困三百餘年未有不髓竭血枯馴至不可

救藥者然明時地方之官猶能保全陞任蓋因完糧至七八分卽注上考巡撫朱大器曾有完及八分官得陞遷之疏是民間尚有可緩之二分稍得存活今則考成迫切功令森嚴有司卽八面長材無不束手坐困而苟全功名之念一時催提緊急勢必那移補墊一年奏考或完通任之逋缺愈甚上年之額課或了今歲之新賦又虧且前官以逋欠而鐫職後官接任復將新徵之銀代前官墊解以致本任交代遞墊遞缺牽混不清被叅聽勘莫不顛連困苦本司忝任

錢糧之總若不痛切力陳有負

朝廷任使之意竊有所不敢而亦何以自安也今遵憲檄查順治十八年

上諭已於坊刻治平畧內江西布政司王廷疏中恭述又崑山紳士向刻蘇松浮糧彙考內亦載此條今具備呈并姑蘇志從信錄及前撫韓於康熙四年間請豁浮糧疏稿並陳憲電其江西南昌袁瑞三府題豁浮糧緣由一載治平畧內又松江紳耆備錄便覽一併呈閱伏祈憲臺詳加採擇稽宋元之舊額則知

蘇州田賦原未倍於他省之科徵近訪江西之豁除則知往代浮糧久已邀

聖朝之憫鑒况

天語痛革從前仇怨一方徵收甚重之害正蘇松二郡得解倒懸之時若蒙特疏具題斟酌於宋元明之間或照他省一例起科或卽照常鎮一體定則將民困少甦國課無缺本固邦寧之計億萬年澤被無疆而地方有司展布才猷不終枉棄又其後焉者也至於各屬板荒坍缺公占田地查太倉州荒占田六十六

六頃八十五畝零嘉定縣積荒拋荒田一百九頃一

十四畝零於徹骨之累等事案內覆勘長洲縣拋荒

田二百六十六頃九十六畝零於板荒奉

旨核蠲等事案內覆勘常熟縣荒田五百七十三頃

九十畝零於查勘荒田事各案勘報松屬之華亭縣

板荒田一百一十八頃三十九畝零婁縣板荒田蕩

一百八十一頃二畝上海縣板荒田五十六頃四十

九畝零青浦縣板荒田四百四頃四十畝零俱於板

荒爲累等事案內查勘常屬之宜興縣板荒田三萬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二百七十九畝零於哀顛積尾等事案內查勘鎮屬之金壇縣積荒田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畝零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豁又徐州板荒田四千七百二十五頃一十七畝八分八厘蒙總漕部院帥具題在案此外尚有崑山丹陽等縣俱有板荒公占田畝仰候彙查造冊申報夫此坍板荒田又不特浮糧之累蓋彼尚有田可種歲收薄斂不足完公此則併無地可耕典鬻路窮奚堪倍累至公占田土皆係順治年間為

上差會閱沿海安置營房臺寨修築馬路橋梁地已公用糧未豁除俱懇憲恩並賜題豁

興築婁江石塘申文

萬歷四十二年

明胡士容

長洲縣為興築石塘事知縣胡士容竊照得三吳固為澤國而長洲益復低窪所恃為障水蓄水者獨有修築塘岍一節耳其在鄉塍岸聽民自築外查得婁門外之東接崑山齊門外之北接常熟葑門外之南接吳江此又當湖水之衝而為水陸通途尤其最繁者也然婁江塘較之葑齊又自不同地如釜底東通

大海南達沙湖北接陽城巴城諸湖名曰至和塘實婁江故道爲東南諸水入海之尾閘又係軍民二運糧艘出入上司飛遞公文商賈往來絡繹必繇之要道修築更宜先耳乃每每修築不過編籬爲捷插木爲椿所以一遇靈潦洪水泛漲風浪衝決灌田沒路徒費徒勞其何濟乎職益反覆躊躇以爲此非若常崑之石砌決不可耳已經督同水利主簿張稜臨塘勘量自婁門外下緯埠頭起至崑山界止共長六千六百四十五丈一尺內除前任知縣韓原善詳支官

銀築過陸涇灞西張涇等處樣塘一百五丈其未築六千五百四十丈一尺合用青石每一丈計一層價三錢七分八厘四層該銀一兩五錢一分二厘每丈椿木大小十根不等價三錢七分每丈用灰三十七斤八兩該銀三分石匠鑿鑿做光築砌扛椿每丈工食銀四錢一分斷椿削尖每丈工食銀八厘計一丈共銀二兩三錢三分總計該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三分三厘又夾水內塘八百八十丈三尺議用黃沙亂石築砌每丈料工銀一兩二分計該銀

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六厘又查東西龍漚彝亭涇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應添大塘石一層共用石一百三十丈每丈價銀四錢二分算該銀五十四兩六錢及查坍塌朱涇憲濟周涇新橋四座共估料工銀三十六兩三錢四分四項通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二錢七分九厘查得本縣四十一二兩年分原編導河夫銀六百兩并查東庫現貯各院道府項下入官還官變易盜贓失風無主無碍銀九百六十六兩七錢四分六厘五毫餘及本縣項下贖罪人犯銀兩已收者併將支用辦料鳩工餘少銀兩俟職再行陸續議處申請濟用庶蓄水障水有備無患而澤國丁田少有所瘳不但便民之涉而已矣

石塘工完申文

萬曆四十二年

胡士容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奉本府帖文蒙蘇松兵備道俞憲牌備蒙撫按漕鹽四院申詳築造塘工緣由前事仰府官吏卽查築造婁門官塘工式所估料價是
否實數所議動導河夫銀及見貯各院道府各項官銀中間恐有不應動支設或吊取作何抵補其估用

工料餘少之數作何設處一一酌議妥當申報等因
備帖到縣今該本縣知縣胡士容看得塘工浩大搜
查帑金僅得十分之一當此公私交困興是鉅萬之
舉又不得不多方設處蓋旣圖興利賴於斯民自不
敢恤一身之勞瘁原詳各院道入官等項錢糧切思
邊海之邦宜備不虞仍聽貯庫不動支外先將導河
夫銀與職所捐俸薪贖鍰共銀八百六十一兩給發
辦料委主簿張稜選擇誠謹耆民鄒廉鄭大淳余櫟
等董督於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一面興築一面勸

諭闔郡士民義助有鄉紳先達大學士申時行等舉
人徐冽等監生翁正學等生員盛際等本縣縣丞汪
其俊等商民汪芳張邦簋等一倡百從共捐助銀三
千六百八十四兩九錢七分零民鄒廉許策夏奉石
等願捐已資共助築過青石塘一千七百九十四丈
五尺監生顧緒餘等助築過青石塘六十丈五尺生
員顧維楨等助築過青石塘八十九丈及蒙撫按兩
院并本縣詳罰李廷言等築過青石塘七百二十二
丈橋二座又蒙院道府詳允發下變易通倭贓貨銀

二千兩監生王騰宇銀一千五百一十兩五錢八分
本縣項下罰追胡試等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三分
三厘通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三厘又
該職親詣塘所備細覆估其青石外塘原估照崑山
事例今每丈減去工料銀三錢三分實該銀二兩共
給發銀七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七分築完青石外
塘三千八百七十四丈一尺又給發銀八百三十二
兩六錢九分七厘共築完黃石內塘二百十七丈八
尺修造朱涇憲濟周涇新橋四座楊涇蕭涇陸市司

馬吳涇等橋六座洩水平橋二十六條并東西龍漚
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處所增大石木料等項于本
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訖所有耆民宕戶石工等領
狀包固甘結在卷申報外又用過興工破土祭禮等
項銀三兩六錢七分豎立界址石碑城磚砌灰椿木
等項工料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俱有案卷又查得
塘工大舉尤宜慎始圖終日夜不無坍塌所宜預為
防備今查除完訖存銀七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內
聽會同吳縣吳江見行修築寶帶橋工二百兩外相

應於內動支銀三百兩委端謹者碩擇買膏腴常稔田召佃管種另立印簿歲收花利積貯專抵修塘之用日後設或衝頽務令估勘明確動支修築不得別項那放以滋浸沒伏候詳允一併勒石餘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聽抵刊刻碑石與火刷印書冊及備木扁花紅給賞塘工事內効勞員役等項另文申報

置修塘義田申文

萬歷四十二年

胡士容

長洲縣為興築石塘事案奉各院道批詳前事該知

縣胡士容將塘工省存銀七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內除聽修寶帶橋二百兩又聽勒碑冊給扁等項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計遵動支銀三百兩喚令原委督工誠謹殷實耆民鄒廉鄭大淳俞樸各項銀一百兩選買沃腴常稔園字等圩上則田共計一百五十畝每歲收租除辦稅糧外每五十畝應收納租米三十五石計準銀一十七兩五錢但官田與民田不同官佃與民佃少異宜照民間稍示寬恤每五十畝再減租銀二兩五錢止令納租銀一十五兩計一

元利縣志 卷三十一
百五十畝共應取租銀四十五兩豐年不增凶年不減歲以爲常無容更變庶幾樂佃樂輸而民無逋歲官有實用矣再照義田一節田旣屬之官田租亦屬之官租其非民間所得侵逋明矣所慮者官府之那借掾胥之乾沒耳抑或度支不足遂旁啟別門而歲月延淹視爲故事每見利弊移人卽賢者不免是不可不圖永久策也蓋職向者區區之意自婁江塘之外尚欲南築葑塘以接松陵北築齊塘以接海虞而屬以民窮財盡大工不可一時並舉故止築此四十

五里卽復以餘銀置田歲積錢四十五緡銖積寸累度十年便足爲葑塘之用度二三十年便足爲齊塘之用後有賢者家視其事可不必再借力於民矣若夫今日之塘亦旣堅厚且十年之內自有匠工包修其認狀具在而何所用官帑爲卽用之或取之一二年足矣豈必歲歲而用之政惟歲歲不用則租可貯而息亦可長豈非賢智者他日之事乎哉伏望檄下本縣遵令勒石仍立爲冊自今伊始田畝分圩開註於前租數逐年登記於後凡出納之數一一必書其

元利縣志 卷三十一
非塘工以內一毫不許動支每遇歲終驗數貯入併
送查盤銀及百兩以上卽仍令買田歲收花利如初
倘有奸胥冒破及指稱動支塘外別用或虛立修塘
名色付取稱爲公費必吏引侵欺之律官嚴簠簋之
條庶田租水利還相爲濟而臺恩憲法永施不窮職
今日之任勞任怨任謗或可諒於數十世之後也今
將田畝圩號坵段及佃戶姓名一併開報擬合申詳
至和塘考
宋沈括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

無陸途民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無處求土嘉祐中
有獻計就水中以蘆條爲牆栽兩行相去二尺去牆
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條中候乾
則以水車畝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
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
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

版荒減則原詳本府申文

乾隆元年九
月廿四日

張若熾

元和縣爲援例詳 題改則事竊惟則壤成賦原
因地土之腴瘠定科則之重輕茲查卑邑分管

田地全書開載版荒田地山蕩捌拾玖頃玖拾玖畝有零向已另編科則止徵荒折不辦漕糧但每畝額徵重者有至壹錢伍陸分不等卑職因公下鄉留心察看或草根蟠結泥石如骨或水灘窪地非漏卽淹一切禾稻襍糧皆不可以種植間有生長柴草抵辦折銀什不償一是以卑縣應徵荒銀壹千壹百叁拾餘兩歷來逋欠一遇催追小民惟以賠糧哀籲誠爲可憫卑職已於通飭查報冊案內附達 憲聰再查卑邑

所轄貳拾柒都南伍畝內有漕則田蕩伍頃捌拾畝零原係版荒康熙十七年清丈改作漕田然地實低瘠歷年積水豐年不登現今水淹並無生植似應仍改荒則一併減徵正在逐一查勘核明版荒原案造冊詳報間接奉 憲臺轉奉 藩憲札開照得崑新兩縣冊荒田蕩現奉特恩諭查地方有司當欽遵速辦務使實在賠糧者早除積累可以辦納者酌量定則冊者係濱臨何湖何江果歷年冲削實在並無形跡荒者又

因何緣由現在出產何項每畝每年可以辦銀若干應將某則照減某則應令印官詳細確勘繪圖造冊取具印結速詳該府應須嚴加稽察毋任遺漏荒坍轉將熟田混冒等因到府轉諭下縣仰見

聖明誠求保赤 各憲念切民依卑職忝居民牧敢不敬謹辦理除坵沒公占等項田地核冊查勘歸本案另報外伏查卑邑前項荒田不植五穀止生柴草計每畝原額徵銀自壹錢陸分至柒

分陸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地科則每畝徵折銀陸分玖釐伍毫其版荒蕩畝不堪種植惟長游草計每畝原額徵銀自肆分柒釐零至貳分壹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山科則每畝徵折銀壹分伍釐伍毫零用敢分晰區畛田蕩援照崑新兩邑裁減浮糧

恩例造具細冊呈懇轉請具 題倘得仰邀

曠典則闔邑黎民咸沾 憲德於無旣矣

奉憲勘驗核題節畧

張若熾

元邑分管田地全書開載有版荒田地山蕩八十
九頃九十九畝有零地土瘠磽不能種植五穀是
以丈列額外另編科則止征荒折不辦漕糧每畝
額征重者至一錢五六分不等額征荒銀一千一
百三十餘兩歷來逋欠再二十七都南五畝內有
漕則田蕩五頃八十畝零原係版荒於康熙十七
年清丈之時改作漕田然地實低瘠歷年水淹並
無生植乾隆元年欽奉

恩詔裁減崑新兩邑浮糧遂於九月援例具詳請將
前項荒田照荒地科則每畝征折銀六分九厘五
毫其版荒蕩畝照荒山科則每畝征折銀一分五
厘五毫零奉 院 司批委總捕廳勘驗得實際
冊佔田蕩七頃七十八畝四分九厘三毫另案彙
請豁糧又則賦相當田蕩二十二頃三畝五分四
厘五毫毋庸請減外實荒田蕩六十頃一十七畝
八分一厘五毫南五畝下低田蕩二頃一十三畝
四分一厘五毫概係磽瘠不毛水灘窪地援照荒
地荒山並減業經造冊核題

婁江水利考

沈德潛

禹貢震澤底定由於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蘓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唐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尚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蜆湖一帶凡小漕大漚及通海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青

浦湖存一綫逆趨夏駕浦會婁之劉家港入海此如假道出入必以主者為歸而松江之水勢難與婁江敵也則今之所重者在婁江矣按婁江自蘓郡城而東過彝亭歷崑山經太倉環城南而東漸達於海其間最大者曰劉家港亦名劉家河俗云劉即婁婁者劉也此婁江入海口也其他南入婁江者為半涇為吳塘吳塘入嘉定界引吳淞江水入者為顧浦南涇婁江入吉涇通常熟者為橫漚西承巴城湖之水經崑山而東入海者曰茜涇曰七鴉浦曰楊林此水道

綱領之可考者餘小者弗及詳也顧地瀕於海潮水
逞來每挾泥沙而上吳諺云海水一朝其泥一筭日
積月累支港漸淤水無所蓄高仰之田莫資灌漑向
之膏腴盡成磽确而一遇淫潦洩瀉無所下窪水區
彌望渺漫故崑山嘉定青浦華亭之間有棄高田而
不耕與欲耕而田已入於水者及今爲水利計宜以
疏濬爲亟亟矣昔人論吳中水患之去由開三十六
浦於太倉常熟境界浚下流以承上流其策非不善
也然開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於白茆七浦等塘湖

水之少不敵海水之多故仍不無壅塞之患誠於湖
口上流復多開河港以殺其怒引湖水以灌注於三
十六浦之間則湖水強而潮水弱泥沙自不至於堆
積而又倣邾直父子之議如復岡門開跔門置閘設
堰以備旱潦潤澤而變通之未有不去害而就利者
也抑猶有說焉東江松江雖或僅存其名或漸失其
舊然按圖考稽故道可得爲夫吏者條分縷析循故
道而開濬之俾澱湖之水從東瀉而弗使北注吳淞
之水出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使逆行則三江仍復

其舊而吳中永不受旱潦之災矣此千百世之利而非可奏效於朝夕者也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一

